

跟着古诗词游义乌

作为重阳节古老且普遍的习俗之一，登高深受人们喜爱。人们攀登高山，既在行走中强健体魄，又饱览了沿途的秀美风光，还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体验“步步高升”的寓意，可谓身心双修。华溪村旁的武岩山，虽非巍峨高山，却胜在林木葱郁、清幽宜人。此处正宜登山健身，于重阳佳节拾级而上，尽享悠然自得与蓬勃活力。

武岩山自然景观独特：远看如卧虎昂首，近观若纱帽状，宛如悬挂于村西的一幅美妙山水画；倒映于村东的枫树塘中，又成“水底纱帽”的奇特景观。据《义乌市志》记载：“会稽山余脉支干分脉自大山往西走，有跨头岗；分支往南至廿三里街道华溪片，有猪头岗，尽于武岩山。”又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武岩山，县东三十五里。高数百丈，周围十余里，状如纱帽，其下有八景：左滴水岩，四时流注不绝，听之若鼓韵。”

武岩山迤迤北来，盘桓逗留于华溪村西。山体两侧悬崖峭立，山腰处奇石嶙峋。其中有一巨石，高数十米，宽百余米，层叠的岩纹宛如浮云飘动，变幻莫测，故称“云岩”。云岩间苔苔泛绿，翠谷中斑鸠啼鸣。游人伫立山顶，遥望四周，只见群峰如黛眉般静卧，薄雾如轻纱般缠绕。一弯溪水宛如白练，穿梭于村落之间，时隐时现。这般美景，便成就了“武岩远眺”与“武岫晴霞”的雅致景名。

面对如此清幽迷人的绿水青山，清邑人虞熙偶赋有《九日登武岩山》一诗，其诗云：“携杖萧然野鹤心，偶从泛菊入嶙峋。岩猿已识前途客，树鸟犹呼旧主人。欲觅楸枰间白日，且敲石火煮青蕨。牧童也有仙家韵，短笛吹残半坞春。”

观其诗题，便知此乃重阳登高之作。“九日”，即农历九月初九，为重阳节。古人此日有登高、赏菊、饮菊花酒等习俗。诗中的“萧然”，指萧散洒脱、超然不拘的样子。“野鹤心”，指像闲云野鹤一般超脱尘世、无拘无束的心境。“泛”有漂浮、漫饮之意；“泛菊”，指古人在重阳节登山宴饮菊花酒的活动。古人用新鲜菊花炮制菊花酒，与重阳登高、赏菊一样，都是重阳节的传统风俗。“岩猿”，山岩上的猿猴。“前途客”，从前面来的客人，此处指诗人自己。“旧主人”，旧日的主人，此处写鸟似曾相识，仿佛在呼唤故人，有物我相忘、重返自然之意。

“枰”，即棋盘；“楸枰”，楸木做的棋盘，代指下棋。“间”，意为间隔、消遣、打发；“间白日”，即消磨白天的时光。“敲石火”，敲击火石取火。“青蕨”，一种生长在浅水中类似浮萍的蕨类植物，此处指用青蕨煮水或煮茶。“吹残”，指吹彻、吹遍、吹到极致。“坞”指四面高、中间低的山谷地带；“半坞”，半座山坞。

全诗写诗人携杖登山、与猿鸟相认，进而敲石煮茗、听牧童吹笛，流露出超然物外的闲适心境。诗人写道：我拄着竹杖，心境萧散如野鹤，偶因参与重阳“泛菊”之会，步入这嶙峋的武岩山中。岩上的猿猴似乎已认得我这个来客，树间的鸟儿更像在呼唤旧日主人。此刻，正想寻一副棋盘，在这悠然的日子里消磨时光，且以敲石取火，煮上一壶青蕨为饮。牧童也自有一番仙家气韵，他那悠扬的短笛声，为半座山坞注入了如春色般的生机与意蕴。

百折千盘上翠巖

登武岩山，有东、南、北三条线路可供选择。南线路程较长，北线坡度较陡，东线则介于二者之间，处于山的中部；只是起步处为一条田间小路，杂草丛生，故而鲜有人行。我们偏从东侧进山，意在另辟蹊径，不走寻常路。

秋风已为武岩山镀上了金边。山脚篁竹成片，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，将尘世喧嚣隔绝在外，只余一片清幽宁静。蜿蜒曲折的小路旁，鸡舍鸭棚错落其间；家禽乍见行人来访，便以欢歌笑语行见面之礼。缕缕清风

拂过，飘来一股别样的气息，仿佛在深秋里诉说着时光的温柔与从容。

东拐西拐，终于走上青石铺就的登山游步道，内心方才渐渐释然。台痕上阶绿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岁月的琴键上，奏响金秋的乐章。微风中摇曳的翠绿竹枝，似在低吟浅唱，诉说着山林的幽深与古老。山路时而平缓，时而陡峭，令人既觉惊险刺激，又感心旷神怡。这些，也正是走中路游步道方能体会到的。

来到半山腰，人已立于竹林顶端，华溪村全貌尽收眼底。村庄为四周绿色环抱，仿佛一幅淡雅水墨画，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透着岁月的静好与安详。再往前，便至一处陡峭山坡，抬头一望，前方有一青石八角亭踞于崖边，名曰“洪宝亭”。如今，在武岩山间还另筑有几座亭阁：南面有“顺意亭”，北坡有“武岩亭”，山顶有“武岩阁”等。诸亭错落，为武岩山增色不少。

洪宝亭处，见几位晨练的村民谈笑间收起折扇与佩剑，步履轻盈地与我们擦肩而过，令人感受到他们在这片山水的热爱与依恋。三三两两的游客，或拖家带口，或呼朋唤友，一边登山，一边欣赏沿途风景；有的则在洪宝亭小憩，感受亭阁与自然融合，沉醉于山水之美。路上适遇一位来自湖北的小妹，如今在东阳上班，趁当日放假，独自骑电瓶车慕名来到武岩山，一览胜景。

此刻，忽又想起虞熙偶的另一首登高诗。虞熙偶世居华溪，族望隆盛，甲于浙东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：“虞熙偶，字俊臣，号可复斋。清乾隆元年丙辰（1736年）贡生，官丽水训导。”当年，虞熙偶在此登高望远，兴之所至，写下《九日登武岩山》一诗后似意犹未尽，便又赋一首以抒心境。其诗云：“百折千盘蹶翠巖，打萝逸兴趁飞仙。羊裘坐点山花露，蜡屐行抛径竹烟。万顷涛声青嶂外，一行雁影白云边。非丹非药茱萸酒，兴至乘风欲问天。”

诗人沿着百折千回的山路直向苍翠的山顶攀登，一路上手拨藤萝，逸兴遄飞，仿佛要追上飞行的仙人。他身穿羊裘，时而闲坐山间，点数着山花上的露珠；时而脚蹬蜡屐，信步而行，将小径竹丛间的烟雾抛在身后。此刻，万顷松涛之声从青山之外传来，一行大雁的影子掠过白云边上。诗人临风把盏，茱萸酒暖入喉，虽非丹砂仙药，却引豪情万丈，凌云之志顿生；欲乘长风以问苍穹，神魂激荡，恍若登仙，足见此山魅力之非凡。

在洪宝亭处稍息，就在由几块青石围成的方框内，见一圆形的大树桩裸露出地面。原来此处曾生长着一株上百年的古松，据传为明代南京刑部侍郎虞守愚从黄山带回的黄山松的后代，其树龄有120余年，高14米，胸围1.57米、冠幅8米，也被称为“迎客松”。虞守愚，字惟明，号东崖，华溪村人。由他带回的黄山松，经过多年繁衍，几成森林，可惜如今只剩下了树根。

登临远眺景自奇

自洪宝亭沿石径继续攀登，地势渐趋险峻，数百余级台阶如长蛇蜿蜒，陡峭难行，故得名“百步响”。待抵达峰顶，一座以山命名的武岩阁拔地而起，高耸入云，尽显雄奇之姿。

作为华溪村的地标，五层高的武岩阁飞檐凌空的姿态与满山苍翠互为衬托。那斑驳的砖墙仿佛在低语往昔，将历史的沉淀与生活的烟火气息巧妙编织在一起。阁楼旁立有《建武岩阁记》碑，记载该阁建成于2010年元旦。阁内则详述华溪村沿革、虞氏源流及家族迁徙繁衍史，并收录了“初唐四大家”之一虞世南与华溪村始祖虞元吉等名人的事迹。游人也可自阁内直上顶层。



登上武岩阁远眺，顿生凌霄接青云之感，义乌、东阳两城锦绣风光尽收眼底，正合古诗所咏“虞阁武岩顶，巍峨八面风”的磅礴气象。武岩阁东面，G351国道与客货共线的甬金铁路并行延伸，宛若两条舒展长袖的经济大动脉，班列与汽车于其间呼啸穿梭，奔流不息；武岩山西侧的S45义东高速上，物流澎湃奔涌，让这座原本偏居义东一隅的村庄不再宁静。尤其西侧的廿三里街道及义乌城区，高楼鳞次栉比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等新地标清晰可辨。城市与自然在此交汇，现代与传统在此对话。

倚栏于武岩阁上，俯瞰山下，自然胜景次第铺展，景景相连。四周山峰连绵起伏，林海茫茫，层林尽染，霞光漫透苍穹，俨然一轴水墨长卷铺展眼前。对面金鸡山麓，金鸡庙钟声隐约传来，如从岁月深处荡来的叹息，竟也带着几分秋日的凉意。附近村庄的民房历历在目，白墙黛瓦错落有致；田野间阡陌纵横，金黄稻田整齐铺展，随风起伏，宛如一幅田园画卷徐徐展开。这一刻，工作的疲惫、生活的琐碎似乎都随风而去。

秋风拂面，令人神清气爽。若立于峰顶观日出，景色尤为壮丽，待曙光初现，瑰丽绝伦，仿佛置身仙境，那份悸动直击灵魂深处。清代，华溪人虞之琳作有《武岩山赋》，对武岩山的描述尤为称奇。

诗人在此赋中率先总起一段，并以对话开篇，交代了武岩山的地理位置。诗人写道：“绣湖之东，花水之溪，有岩名武，于焉是依。主人愕然惊曰：‘岩以武名，必有非常，可得闻乎？’”

在详写武岩山的来历、总体形胜及山南景象时，诗人先追溯了此山脉的源流及峻拔态势：“是山也，源分东白之裔，派绍黄岱之脉，渺渺茫茫，绵绵绎绎。突然峻起，屹然耸立，形似覆钟，状如削壁；悬崖百丈，断壑千尺。四里蟠空，复焉斗绝。既秀而文，亦武而力。琼嶂如屏，障蔽其宅。远而望之，若唐帽然；近而眺之，犹天马也。”

接着，诗人写到了山南的竹松与峰峦、水绕其东的秀美与雄奇：“其阳则危岩色峭，隐隐笼笼；竹翠松筠，郁郁葱葱。岚光拥秀，岫色横空。天章绚烂，地轴丰隆。嵒岬兮，干云霄而上插；岩峩兮，连烟雨而濛濛。嵒岬兮，不啻翔麟而舞凤；嵒岬兮，宛若踞虎而蟠龙。连绵兮，绕千家之烟火；挺拔兮，环群峒之朝宗。峰嵒嶒兮，其前列；水潺潺兮，其在东。”

最后转写山北幽险之景与登临远眺，赞美武岩山乃华溪一带的卓越名胜：“其阴则耸奇壁，悬危堞；谷盘桓，石硤砢；众穴玲珑，群窾奇崛。若峰房之错落而嵌空，连累之盘旋而固结。若夫攀虬龙，援垂棘，升危峦，登绝壁；俯众壑之清幽，瞰云山之明灭。

东望两岫之巔，南眺双尖之石；仙姑、黄蘗，隐跃乎其西；鸡棲、龙祈，耸峙乎其北。斯则武岩之名胜，而为华水之卓越。”

山蕴诗情气自华

武岩山，是一座诗的富矿。置身其中，总让人诗意涌动。拾级而上，松涛在耳畔低吟，像一首未完的古调；山风穿过石隙，又似平仄不齐的韵脚。层叠的岩壁，是岁月摊开的诗稿，苔痕为标点，藤蔓便是它连绵的诗句。云从峰顶流过，忽而遮住半座山，忽而漏下一线天光；明灭之间，恰似诗中最动人的留白。待站上山巔，看群山如波涛凝固，只需深吸一口气，胸腔里便涨满了山的高度，风的回响与诗的诗章；下山时，脚步也成了诗的分行。

不必刻意寻章摘句。武岩山不说一句话，却于每一块石头间藏着千年平仄；每一缕云雾都飘着未成形的意象，将整座山的诗意，种进每一位游客心间。清邑人虞光谦赋有《登武岩山偶感》一诗，其诗云：“幽居武山下，常陟山之巔。松韵散还聚，泉声断复连。三光来作伴，五气任推迁。心境通无妙，啸歌乐圣贤。”

虞光谦此诗，写出了他居此山悟道、与自然为伴、自得其乐的情怀。诗人描述自己静居于武岩山下，经常来此攀登，直至登上山顶。他静下心来，听得松涛声时散时聚、泉流声时断时续，完全沉浸在山水清音之中。日月星辰仿佛与他为伴，天地五行之气任其流转变。心境通达无碍，进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妙境。于是长啸高歌，以圣贤之道自得其乐。

从此诗也可看出，诗人对此山的热爱。他并非偶然为之，而是经常登临，已成日常，在字里行间都透出一种悠然自得、与自然合一的恬淡心境。

在《华溪虞氏宗谱》中，载有明末清初郡廩生虞光泮所作的《华溪八景诗》，其《武岫晴霞》一诗云：“一岫凌霄迥不侔，岩岩体势望如鳌。横铺万绮光疑叠，从绣千花彩欲浮。金丽兑方乘胃鼎，玉开屏处映奎娄。赤城当日休争胜，天际昆仑此地环。”

诗中的“武岫”，即指武岩山。“兑”是八卦里的兑卦，在后天八卦中正对应西方，五行属金；“兑方”，指西方。“金丽兑方”，指金黄色的西方。胃、兑分别为古代二十八星宿之一，胃宿属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三宿，昴宿属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。“奎娄”也称降娄，是古代十二星次之一。十二星次是天文学家对星辰的划分，“降娄”配十二辰为戌，配二十八宿为奎、娄两宿。“赤城”，传说中的仙境，因武岩山岩体为赤红色，故喻为赤城。“抔”，用手捧，此处意为武岩山在宇宙自然中如一抔土。

在诗人笔下，武岩山高耸入云，气势多么与众不同。那险峻的山体远远望去，就像一顶头盔。万道晴霞横向铺展，光影交错，层层叠

叠；簇拥如绣的千朵山花五彩斑斓，似在微风中轻轻浮动。金色绚丽的光辉向西延展，遥应胃宿与昴宿；在那如玉屏般舒展的天际，映照着重宿与奎宿的清辉。纵使是声名显赫的丹霞胜地赤城山，在武岩山面前亦稍逊风骚；即便是远在天边的昆仑神山，相较于此处的灵秀，也不过如尘泥般微不足道。

“武岫晴霞”位列“华溪八景”，数百年来盛名不衰。历代官宦文人登临此地，触景生情，赋诗留念，留下了诸多传世佳作。吴余庆，字彦积，宜黄（今江西宜黄）人，官至右通政兼知制诰，其所赋《武岫晴霞》一诗云：“武岫崔嵬压大荒，平开晴色绚天章。羲和驾日翻轮影，婺女乘云幻锦裳。片片晓华飞石壁，晖晖霁影送斜阳。分明不是虹霓气，摩荡乾坤万丈光。”

在诗人笔下，武岩山高耸巍峨，镇守着四周的荒野。晴空如洗，绚丽的霞光在天际编织出华美纹章。羲和驾驭日车，挥洒出流转的光影；婺女身披云霞，织就了锦绣般的衣裳。清晨，绚丽的霞光投射在斑驳的石壁上；黄昏，雨后初晴的余晖温柔地映衬着归山的斜阳。这并非普通的虹霓之象，而是一道震撼天地、辉耀苍穹的绝世奇光。

登临武岩山顶，四望山色依旧，三百年前的胜景仿佛在此刻重现。清邑人虞方谟曾赋《武岩远眺》一诗，写出了登山远眺的感受，其诗云：“奇峰屹立接青云，直上凭凌众壑分。松谢秦封标傲骨，石疑虎踞论将军。江流缥缈环衣带，城郭参差倚夕曛。却忆缙山王子晋，人间笙鹤几回闻。”

诗人写道：武夷奇峰巍峨耸立，如利剑直插云霄；伫立峰顶极目远眺，万千沟壑纵横交错，尽收眼底。苍松傲立悬崖，无视秦皇封爵，尽显铮铮傲骨；怪石盘踞如虎，气势威猛，恰似将军镇守山河。足下清溪宛转，缥缈若练，萦回于群峦怀抱；眼前郭邑参差，静默伫立，沉醉在夕照余温之中。思绪不禁飘向缙山之上的王子晋，那笙鹤和鸣的仙音，尘世之中又能得闻几许？

家乡的山水，总让人看不够、写不完。状如纱帽的武岩山，蜿蜒如带的华溪碧水，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；每一眼，皆成新景；每一笔，尽染眷恋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临水登山，留下动人诗词，把一腔乡情凝成千古佳句。诗里的这片土地，既藏着武岩山风云变幻的奇崛气势，又流淌着华溪溪水潺潺的婉约柔情。这里，是棋琴书画俱全的自然佳境，更是诗魂不灭的精神家园。

山水或会老去，诗心永不凋零。一代代诗人以各具风骨的笔墨，为华溪绘制了一幅跨越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山水长卷。如今读来，仍能体会跨越时空的共鸣。原来，对家乡山水的热爱，古今皆然，从未改变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